#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

武事門

形勢三　　川蜀　　以余蜀要害立説

䇿頭蜀道非果難得人則險為我所有蜀道非果易不得人則險為敵所有蜀之險易不係乎他係乎人耳何者理蜀得人則其立志必堅其料敵必審知其勢之易則必圖其難因其勢之失則必圖其得收拾故土於侵軼之餘糾合人心於渙散之後夫如是則雖以蜀之險皆為我所有理蜀非人則其立志必懦其圖事必踈有退守而無進取有逗遛而無勇決託遥制而為固守之計借謹重而為自衛之謀夫如是則雖以蜀之險反為敵所有

**策段** 由今觀之從故道縣而定雍翟或曰此蜀道之險也然有淮陰則將壇生氣無淮陰則故道自故道耳況得而定之耶諷西南夷而徼牂柯或曰此蜀道之險也然有相如則時尚口伐無相如則牂柯自牂柯耳況得而激之耶反横柱於虎牙焚露槐以泝峽或曰此取蜀之難也使蜀道果難則至今猶難可也何至蓋不逃破公孫之讖耶蓋所據者子陽之蛙耳陳再表於泝零遺八陣於魚復或曰此保蜀之難也使蜀道果險則迨今猶險可也何至鼎曰爲敵人之資哉蓋所畏者孔明之虎耳

劒閣天險隴西何得太息進彭模之師苟得元温則全蜀青氈矣又何惑乎胡必闔觀之論閬苑僻當太原何容冀據嗇

鹿頭之旅苟得志紹撰則三川與興圖矣又奚俟乎契內方熾之說然則蜀耶人耶難耶易耶

自今以始必慨覽輿圖必興懷弁絡宜進趍白帝之城毋難上青天之道毋使蠶叢魚鳧之邦莽爲獸啼鳥跡之地勿以鵝洲鶴磯爲臥車轍之所勿以劒道刀州爲入夢寐之場必自重慶而夔自夔而峽自峽而江陵自江陵而鄂皆當分布大將各屯重兵必血戰而奉命必指授而中節勿使王命失於逗遛事機失於牽制夔門自夔門三川自三川下之從上當如卯命夜行而奉命內之應外當如戊申甲寅之救可有鍾鄂之功而不相劒佩有琳琅之守而不相町畦則蜀道不難理矣

國家宿重兵於蜀在興州者強半其次在興元又其次在金州三方鼎立互相援救分屯列戍犬牙交錯所以守蜀者嚴矣於此有人焉扼險守要運籌出計不患無以制之也亦嘗聞中興之事乎紹興初胡虜長驅關陝失守蜀道之危甚矣吳武安以一矢相加遺而虜酋奔走狼狽而歸我是以有和尚原之勝越二年道由商於直擣梁洋蜀之勢殆矣吳武安倍道疾驅而虜酋破膽銜獸相食我是以有饒風嶺之勝又明年逆將失議洮泯下守虜酋元帥以下攜孥俱來蜀道之不絕蓋如綫矣吳武安据有地利射其渠魁遂中厥目彼方棄甲曳兵之不暇我是以有殺金平之勝

事料 建安十二年諸葛亮曰益州沃野千里天府之地將軍

若跨有荆益結好孫權天下有變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是則伯業可成 建安二十三年劉備進兵漢中不能克諸葛亮以問楊洪洪曰漢中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發兵何疑

魏明帝聞諸葛亮在漢中欲發兵攻之以問孫資資曰昔武帝征南鄭取張魯陽平之役危而後濟數言南鄭直天獄中斜谷道為五百里石穴耳言其深險也 晉李特至劍閣太息曰劉禪有如此地面縛於人豈非庸才耶並通鑑

本朝高宗紹興三年張浚言漢中實形勢之地理財積穀顧陛下早為西行前控六路之師後據西蜀之粟左通荆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天下之勢斯可定矣 田晟守饒風嶺吳

玠遂自河池縣夜馳至饒風列營拒之玠以黃柑遺虜撒離喝怒募死士援崖而上已卯虜循興元府　四年撒離喝領衆十萬大入犯仙人關吳玠乃豫爲壘於關旁號殺金平嚴兵待之　十一年冬楊政駐兵寶鷄金虜萬戸通檢孛董屯渭北政遂攻拔其城（金小罾）

形勢四　長江　以江西要害立說

**策頭**雲浪掀天觀者目眩風濤拍風聞者心寒長江浩蕩東南之天險也犀舟桂楫如雲斯飛猊旌金甲如日斯耀鬭艦利涉東南之利器也出入奔濤見謂水虎掀舞中流勢若游龍士卒精奇東南之長技也今日挾是三者可恃之利吾意曹瞞褫魄於赤壁魏丕駭目於廣武佛貍送死於瓜步逆亮

作靶於瓜洲矣執事隱憂乃有在於三者之外毋乃江流雖險清河神若誰歟毋乃舟師雖備作舟楫者誰歟

**策段**有地險有人險地之為險也有限人之為險也無窮長江浩渺無際為際波濤之洶湧若龍之出沒古人謂之天塹言天之所以限南北也魏文帝臨江悵望而不敢渡狼尾灘之險峭難以揚吳之威名亦深慮之且有勝負大計在此一舉之說此特地之長江者然也方曹公合荊州之衆順流而下蓆捲萬里其目中已無吳矣及周瑜一炬而千里之舳艫蒙衝頃刻而盡殆有甚於澎湃濆薄之為害者是非人之長江尤險於地之長江者乎

·紹興間虜偽之合兵入寇也世忠在楚光世在廬岳飛在鄂

張浚在盱眙沂中在泗上而忘江之備甚弱也非惟諜臣欲移屯以守江而將臣亦欲移屯以守江矣非惟宰相欲移屯以守江而上意亦欲移屯以守江矣張紫巖排衆議曰兩淮不可以不守也襄漢不可以不備也於是守鄂者不得以東下守廬者不得以退屯雖不專守江而乃所以為守江之謀矣竊惟一戰逆虜駭遁又孰得以一騎而望吾長江之波濤耶當是之時所防守者固止於下流之藩籬今若兼備上流之門戶亦當若是矣

赤壁僞功也以老瞞席捲之威氣燄赫張千里軸艫釃酒臨江之十萬衆順流東下視江東特机上肉耳少年如公瑾慷慨當之振勝勢以扼其吭擣先鋒以挫其銳迅風順帆天助

人勇烈炬一舉灰飛煙滅吳稍能立國謂非一戰之力不可也然鼎峙江東僅僅自保濡須彈丸之外終身不得淮南尺寸之土卒之進也伺隙計出羊祜而吳遂成擒豈非專於保江之爲乎淮淝偉績也以苻秦吞噬之志威聲飄忽戎騎百萬彿境而南睨視長江投鞭可渡視江左探囊物耳勍敵如玄石輩勇拒之部陳嚴而將士精待之整而應之暇麾兵使郤援繼道堅鶴唳風聲聞者潰北晉之猶能立國謂非一戰之功不可也然安江沱度日自娛兩淮數千里之地徒以爲迎敵交戰之場卒之秋風黍離念不到此而淪胥以亡又豈非專於保江之故乎雖然守險以勢設險以人以人爲險雖夷亦險否則雖險而夷矣故魏武困於居巢曹丕困於濡

須拓跋困於瓜洲苻堅困於淝水皆不得渡甚險誠足恃矣然大江天所以限南北昔人嘗有是言矣而陸抗乃曰此守國末務非知者所先何也蓋人勝險為上險勝人為下

【事類】濡建安十七年呂蒙聞曹操欲東說孫權夾濡須水口立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為蒙曰兵有勝遂作塢十八年曹操進軍濡須口權率衆禦之相守月餘操見其舟船器仗軍伍整肅嘆曰生子當如孫仲謀權為牋與操春水方生宜速去操乃還通鑑魏文帝五年伐吳至廣陵時江水盛長帝臨望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群無所用之乃旋師　六年帝以舟師自譙循過入淮如廣陵見波濤洶湧嘆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通鑑吳張昭曰曹公得荆州劉表

治水軍蒙衝鬬艦悉以浮沿江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陳孔範曰長江天塹以限南北北來諸軍豈能飛渡耶南史

本朝高宗建炎元年知楊州許份言楊州前江後淮有險可恃願駐蹕于此　七月劉珏言金陵天險前據大江可以固守東南日曆　三年臣僚議曰建康在東南為都會控帶荊楊引輸江湖咫尺淮甸應援梁宋其山川之雄盛所謂因地之利者也會要

呂祉奏下流之最緊者三建康之宣化鎮江之瓜洲是也中流之最緊者二鄂之武昌太平之采石是也上流之最緊者三岳之北津荊南之公安石首是也上至荊鄂下至常潤其所渡之要者凡七餘則略為之防無害也雖然江之當守者

其地尼七江之所以守者其策凡三守江之北上也守江之中次也守江之南又其次也今之為計者知有守江之南而已夫江之南有諸口岸誠不可以不守也然禦之於已渡之後而不能卻之於未渡之先夫是之謂下策今之為計之善者知有守江之中而已夫江之中有諸洲渚亦不可以不守也然防之於已出之後而不能制之於未出之先夫是之謂中策必求最上之策其惟江之北乎吾壁吾城堡吾治吾甲兵吾里吾舟楫山之可依有山寨焉水之可據有水寨焉彼方聞風縮頸之不暇而又何敢為出江計哉

形勢五　兩淮　以兩淮要害立說

策頭 今之言守淮者何如哉有可守之理有必守之勢特患

乎無善守之謀耳大抵地無險易善守者地雖易而亦險城無堅瑕善守者城雖瑕而亦堅自古立國東南用淮以勝敵者多矣諸葛恪城東興以遏巢湖而敵人三大將之衆爲之驚遁垣崇祖築小城以堰淝水而敵人二十萬之衆爲之漂流巢湖屬今之廬州淝水屬今之壽春其地本無險也而以二人用之則其險若此豈非地雖易而實險乎老瞞嘗攻濡須矣以四十萬之衆厄於仲謀而不能破佛狸嘗攻盱眙以百萬之衆困於臧質而不能拔濡須一小塢盱眙一小郡其城本非堅也而以二人用之則其堅若此豈非城雖瑕而實堅乎

案段 兩淮天下之手足也楚恃一江黃以扶持荆襄藉兩淮

以運掉蓋其地廣民豪素習戰鬬藉之以濟中興陳尖之而取滅亡孫權濡須一塢猶可以卻曹仁諸葛恪東興一隄猶可以破胡遵此皆用淮之明驗也愚嘗論之兩淮爲天下手足而合淝維楊又兩淮之手足在焉合淝爲西淮重鎭控扼光黃維楊爲東淮重鎭襟帶通泰無合淝則無光黃矣無光黃則淮之右臂失無維楊則無通泰矣無通泰則淮之左臂斷惟當及今少暇修復光黃以援合淝此淮西之急務也修復天長六合固守楊楚此淮東之急務也齊安去江雖步浮光合肥爲齊安後拒有以守之則虜雖欲一飲長江之水必有螳蜋捕蟬之慮天長徑趨通泰維楊直跨江面有以守之則虜雖欲一投長江之鞭必有卞莊刺虎之憂

淮東要害在清河口而淮陰實當其衝使淮陰多扞蔽則山陽不可拔山陽既壯虜雖欲向通泰以闚吳楚之門而終貽虎兕入柙之憂矣淮西要害在濄潁口而安豐實矗其會使安豐嚴戍守則合淝不敢犯合淝既固虜雖欲向瓜洲采石一飲長江之水而終有螗蜋捕蟬之憂矣

昔楊行密以淮守淮今日舉天下半以守淮猶以為難可乎當朱梁之初天下判為十二兩河南北凡七十八州為梁雍以南則有蜀江以南則有浙有荊有湖有閩吳之所有止於淮南數州之地而與梁為伉清口之戰壅淮以灌梁軍是其所以為險者獨有淮也此之謂以淮守淮

事用 淮水出南陽桐柏山其源濆出復潛流稍才晉謝玄敗苻

堅于淮沘晝夜北走聞風聲鶴唳以為王師且至晉梁韋叡救鍾離魏人危於邵陽洲植柵跨淮通道叡裝大艦為水軍會淮水暴漲鬬艦競發風怒火盛敢死之士拔柵斫橋魏人大潰帝遣周捨勞軍於淮上捨曰君此獲復與熊耳山等矣我本朝高宗建炎三年張守言今之為策有二一防淮二渡江若屯重兵於楚泗淮陰三處賊亦未能遽犯我若渡江而宿重兵於昇潤賊亦未能遽侵若為中原計而幸虜不至則用防淮之策若為宗社計而出於萬全則用渡江之策　四年詔金賊見於真楊出没恐不測南渡令劉光世往鎮江分兵以備江岸及會　南諸鎮併力擊之虜攻楊州急楚州亦危趙鼎曰楚當虜衝所以蔽兩淮若委而不救則失諸鎮之

心乃詔岳飛率兵腹背掩擊又令浙西大帥劉光世遣兵渡江為援　六年劉豫兵渡淮入寇上欲令劉光世楊沂中等退師還江南為保江之計浚奏若諸將渡江則無淮南淮南之地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為家計江南其可保乎　紹興十一年虜犯淮西上曰今日之勢與建炎不同建炎間我兵皆退保東南杜充書生遣偏將輕與虜戰故虜得以乘間猖獗今韓世忠屯淮東劉錡屯淮西岳飛屯上流張俊方自建康進兵前渡虜窺江則我兵皆乘其後今雖虛鎮江一路以檄呼虜渡江亦不敢來耳秦檜曰山陽所以扞淮東東關拒淮西水路又歷陽六合皆近江形勢之地嚴備此數處然後江可安上曰山陽東關已降處分更令

張浚益修守備　孝宗隆興二年詔令都督江淮軍馬楊存中與王琪郭振共議眞楊六合占據形勢險要去處措置捍禦　三年淮西宣諭使王之望奏聞諸將分定把截戍守屯泊去處上曰兵不可太分須要屯大兵於持重要害之地虞陳同父云江之有淮猶墻壁之有藩籬也未有藩籬之不設而墻壁之能自固大凡因險爲守則守易固因守爲戰則戰必克何者以其退有所保而進有所乘故也自古倚長江之險者屯兵據要雖在江南而控敵取勝多在江北故呂蒙築濡須塢而朱桓以偏將卻曹仁之全師諸葛恪修東興堤而丁奉以兵三千破胡遵之七萬蓋江淮者自昔號爲表裏之地國恃江而立江恃淮而蔽淮之下守則是舉長江之險舟

撒之利固已與敵共之而使倖於一决矣

形勢六　海道　以海道要害立說

**策頭**世之論海道者皆曰舟楫非北方之所習也至於浮舟巨海則雖南人亦有不習者況於北乎以是自諉曰海道不必防嗚呼不恃已之有備而恃敵之不能亦終於誤人之國而已顯德世宗借降人以教舟師曾未幾月出沒而神今中原豪傑乍降乍叛昔之受質於我者今皆為虜人之鄉以窺我昔也安知其不假我之技以自售于敵海道雖險盧循徐道覆嘗用之矣晉存特幸耳

**策段**建隆以來虜之聘使嘗由海道矣或曰是貢道也非伐道也噫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彼既以此聘焉知不以此伐紹

興之末虜之伐將嘗由海道矣或曰是死地也非勝地也噫
殺越人于貨愍不畏死彼雖以此而敗焉知不欲以此而勝
夫滄溟漲天一息千里犬羊出沒帶不能乘順流之帆以擣
我之虛故海道之當備者有二其一大江口其一浙江口今
日精募水軍多蓄戰艦守大江口者置之許浦守浙江口者
置之定海然軍果習於水乎舟果便於水乎把守而防扼者
不知其幾所謂發而更變者不知其幾家校試而閱習者不
知其幾人一不預防窺伺必至以不素習勝負係焉舟師有
關道之海利害如此今日胡可以文具鹵莽視之
氈裘截粮一鼓而沉溺沒之水軍也昔嘗用於清河矣獨不
可募此於許浦乎中流回櫓虜衆駭愕如飛之戰艦也昔嘗

用於瓜洲矣獨不可緝此於定海乎海寇隸軍名取平河祖宗有是制也今日獨不可守是制乎海舟係岸時令按習祖宗得是法也今日獨不可守是法乎然則今日之戰艘未繕者繕之水軍之未練者練之主師之未擇者擇之則海道可保無虞

夫水有海人心亦有海其必治人心之海使之風恬波息涯涘畢見而後海道可得而防也執事以逆全猖獗之時海道不靖殆爲今日之憂愚以憂此久矣言其詳未暇也姑言其略可乎

**事迹** 建元二年東甌告急於漢嚴助以節發兵浮海救東甌本傳

宋武帝拒盧循使孫處自海道襲番禺曰我十二月必破

妖賊鄉亦足矣當為先傾其巢窟也宋本紀

本朝高宗建炎四年言者論防海利害可慮者三不足畏者三略謂海道風帆瞬息千里舟師徑至猝難支吾又出沒示疑牽制王師揚旗伐鼓中夜而至我若驚潰彼計得行所可慮者此也冒涉風濤慮衆方病乘其未定易以進擊又或為風阻咫尺不前港道回曲加以泥滓其隙易乘不足畏者由是言之無備則可慮有備則非畏然今莫若委沿海巡尉及民社兵來集而擊之必可以成功小曆高宗紹興三十一年李寶與金人遇于密州膠西縣大敗之虜帆皆以油纈為之綿亘數里忽為波濤卷聚寶命於火箭射之著其油帆烟焰隨發燒延數百降者三千餘人繫年孝宗淳熙十五年黃洽奏

許浦[illegible][illegible]本在明州定海後因移駐許浦潮沙漸次淤塞緩急如何相就上曰定海南北之衝下瞰山東此用舟師之便卿等更宜熟議陸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卷

璧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七十四

# 璧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七十五

## 武事門

### 待夷狄 附 備禦 收復 通使 戰守和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 外陵內困之說○魏馬下牧秦鞭欲投敵之侍我者已有積輕之心陳師漫惰楚力告疲我之應敵者方有積困之慮敵可使之畏我何可使之輕我也輕且不可況積輕乎我當制敵何有困於敵也困且不可況積困乎何謂積輕如一室單微藩籬缺壞外寇窺伺已非一日始闖門戶終入堂奧矣噫嘻守國猶家庶可啓外侮之積輕耶積弱滋輕第恐輕而不可救耳何謂積困如元氣虛耗肢體頹墮外邪交

侵已非一日始入腠理終入膏肓矣噫嘻保國猶身庸可使吾體之積困邪積久滋困第恐困而不可救矣

待韃矣得之說○切惟今日待夷狄之故矣韃之所以撓我者常以變我之所以待韃者不容變其常以常應變何我非暇以常制變何敵非鈍帝王備禦之大經斷不出此是故以常應變則一動一息惟彼之懼條東忽西酬接不暇軒輕於邊報之動靜將迎於哨騎之往來臨事徊徨隨時苴補舉吾國之四肢百體任其所役玩弄於敵人掌股而不自制其尚足以立國乎以常制變彼以其寇我未嘗跡彼以其利我未嘗鈍不和則已吾之戰未嘗怠也不侵則已吾之備未嘗弛也來不為之怵去不為之縱隙無所乎伺間無所乎乘凡彼

之所期以玩我者我將及其鋒而玩彼矣是則韃之長於兵者繼我之所以制其變者可不思守其常乎

稽古虜議

夷狄當防其患○愚聞四夷來王於有虞之世矣未聞舜之用四夷也愚聞氐羌來享於有殷之時矣未聞湯之用氐羌也蓋自漢以降胡列於諸侯王之上而後益有以啓夷狄狎侮之心自唐以樂胡鳴玉曳履於搢紳之間而後有唐興替之禮益紊亂而不可改是雖委任之重足以得日磾之盡忠然與其時武賢之一乖其術已有以啓降羌之變是須撫摩之藏足以得思摩之死力然與其時并州羯奴一加寵任卒以兆天寶之亂夷狄之不可用其禍如此酷也

警於敗驕於勝○自古以來固有以戰敗為不足憂戰勝為

深可憂者邲之敗續士眞子以爲天之大警晉吳之入郢遂滑以爲天之正訓楚會稽之棲而范蠡更以不死國衛之削而季子知其後亡夫戰惟恐其敗也戰既敗而反以爲無足憂者以強敵而君知懼也靈王之克蔡叔向以爲天厚其凶虢公之敗戎卜偃以爲天益其疾厲公之敗楚文子有亂作之言魯公之克齊季孫有禍大之戒夫戰惟恐其不勝也戰既勝而反以爲深可慮者以敵殲而君必驕也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

**法祖嘉猷** 國朝所備夷狄○蓋自往者石晉割關外十郡以遺胡其後胡馬南牧憑陵上國哆然有無中國之心迨我藝

祖立極之初首命李漢超守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山賀惟忠屯易州而虜酋震懾知吾中國非如前日之可輕也乃遣和使以乞盟于我天子以新造之邦曲徇其請以輯寧我邊陲夫何犬羊無厭驕志日逞太平興國中嘗寇我幽州矣我於是有北征之役已而又寇我關南矣我於是有大名之捷景德中又嘗大舉以寇我河南矣我於是有澶淵之幸天戈所指士氣十倍虜將旋斃尋脩和盟時寇公當國必欲折而臣之自是不敢稱兵者三十餘年其後六符之來設辭以撼中國其志不過欲得幣而已富公一言虜氣索然當是時也契丹雖弱矣而我中國亦非前日之強且盛也權臣當國養癰護疽方且幸契丹之亡而不逆制其後不知一

寇蹙一敵生女眞本小落之餘襲而取之南與中夏爲敵國浸成異日之釁尚忍言哉

中興破虜之功○每覩逆亮南牧之初鉦鼓聲天旌甲蔽日江流千里投鞭欲渡氣焰薰灼聞者喪膽使權奸在而處此其不奉張昭之表而迎曹公於赤壁者幾希帝也明明廟謨赳赳雄斷投袂而起斫案而行都堂集議宰相陳康伯傳上旨曰今日更不尚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斯言一發人有奮心散關一戰神臂長驅而虜騎退海道一戰風濤助順而虜帆飛灰鑿舟溺粮没伏郤敵車船如飛貔虎四出旣敗之於清河又衄之於采石又蹙之於瓜洲而犬羊相屠倒戈自攻虜且首領之不保矣

時文警畏 吾國為難所役○以常制變則變者以窮隨變應
變則彼固愈變而愈不窮矣夾攻以來局面凡幾新矣東兵
之未卻西險之已移左實之方攻右虛之繼闖朝而怵我以
師夕而欵我以使乍而攻我以正驟而撓我以奇緩而誘我
以奔北俄而出我以不意倏去倏來疾風甚雨乍伏乍動黠
鼠妖狐而吾國之人隨方尉療當急挨那惟有着應一着步
應一步履霜而慄戴陽而嬉耳往歲之憂在西淮繼則移其
所以憂西淮者憂蜀而淮不顧近歲之憂在荆鄂今則易其
所以憂荆鄂者憂淮而江不知上流之波一動山陽即可以
升虛福山之鹿方驚京口浸忘於托裏北軍穿濉芒矯習行
楚幕有烏紅旗詭捷其如枯槹附物俯仰之視時搏者用梟

食搖之隨欲噫彼豈長於變乎吾惟無以制其變則彼之所
謂變者宜得時而出之以撓我耳
氣張廣不足畏○久矣乎吾國之氣索也是氣也張之則強
縮之則薾作之則奮沮之則銷自古刷大耻立大功仇國以
破弱國以興者未始不先鼓吾氣此氣一鼓如雷動於天水
倒於[illegible]風行電迅不可障遏焦撓闡而抵掌戚施爲之扼腕
一旅可以祀夏也一城可以報燕也所祟一怒可以灰老瞞
之樓櫓也斬使一舉可以褫羯胡之膽魄也式蛙而沼強吳
者以此鞭刀而捷河陽者以此箕踞而罵賊血面而死城者
亦以此氣乎氣乎貫日月通神明浩然而不少餒者乎是以
弱可強衰可衆亡可存不爲彼伸屈不以人進退自綽綽乎

其有餘裕者不然千里而畏人七千里而爲儺役無他其氣懾也

## 綺語聯珠

問鼎奸明欺周過甚　　變詐而不可測

營巢詭計謂秦無人　　桀猾而不可信

制禦之畫足以彈壓其猖獗之心　　得其地不足爲廣

控禦之術足以消奪其桀驁之氣　　有其衆不足爲強

專殺戮不忍之法孰不欲植幡而願降

聚流離等死之衆孰不欲彎弓而報怨

彼方肆其虎噬之毒吾有以扼其咽而摧其牙

彼方恣其狼貪之求吾有以斃其力而制其怨

佛貍欲江之志無一日忘也特犬羊相噬而未暇耳

吐蕃平凉之盟亦不可保也特包藏禍心以啓釁耳

**當今獻策**倉卒暇豫二策〇聖天子嘉稱晉羊祜之禦遼且欲發恩信以係人心厚根本以伺機會神謨廟筭蓋深遠矣仰視高宗中興書羊祜傳以賜將相之臣者同一轍轍也愚謂倉卒應敵者機事貴急不貴緩閒暇待敵者機事貴緩不貴急若揚兵夜擣壘使賊不得息施之於子儀則可施之於羊祜則不可據險守要不爲掩襲當如充國之堅壁持重先計後戰可也轉戰逐北義不還顧斬馘數萬俘獲十萬用之於子儀則可用之於羊祜則不可刈穀而償絹略俘而遣還當如充國之芻牧無侵反虜徙還可也何則子儀以倉卒戶

敵則當以勇勝仁而不當以仁病吾勇韋布衣國以閒暇待敵則當以仁勝勇而不當以勇病吾仁事機不同而事體亦興茲紹興建炎所以兼采而並取之也

意向定規模立○端平之意嚮不定故端平恢復貽害無窮嘉熙之意嚮不定故嘉熙城守空談無益嘗因是謂朝廷必有一定之意向而後邊庭始有一定之規模向也欲戰而莫可以戰欲守而莫適與守欲和而莫恃以和廟堂方如訟邊閫遂如醉上焉意嚮旰異於宵故外間規模冬變於夏宜爾何怪也欲為堅壁持重先計後戰歟難主張之欲為轉戰遂北緩不還顧歟懼沮撓之將天下事付之旋作規模前此不堪舉目矣中興時魏公畫屯田之宜沈公上屯田之議呂尚

書又遣斗牛山春之請至於地産養兵為士卒先則豈無老弱之揮淚思俗今之内外布列未必無若人也亦乎在上之人所以振作其精神和平其志慮而已

生意收結敵亡正宜自治○雖然自古立國不亡於敵國未亡之前而亡於敵國既亡之後山濤之設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内憂欲釋吳以為外懼而羊祜亦曰取吳不必臣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是二子者皆知平吳而武帝必不能持守也厥後孫皓既降天下混一武帝果惑於女色恣為驕奢終晉之世禍亂接踵者皆已胎於此時然則山濤羊祜二人者雖過慮亦可謂灼見武帝之心術者歟方今雖曰平未亡乎是未可知也而一二年來邊烽稍息謀國者遂軒然以為小

康烏知不自是而弛備召患乎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上之人盍鑒諸

故事源流

**經傳證據** 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書大禹謨） 明王謹德四夷咸賓（書旅獒） 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外而不內疏而不戚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遜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漢書匈奴傳贊）

**歷代事實** 舜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書舜典） 商 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易既濟）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書序） 周 秦乃使蒙恬北築長城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賈誼過秦論） 漢 文帝匈奴入朝那候騎至雍甘泉文帝於

是大發車騎遠出塞即還(匈奴傳)武帝時司馬相如風通西南夷曰北出師以討強胡南馳使以誚勁越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傳)終軍曰有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閩王伏辜南越賴救大將秉鉞單于奔幕驃騎抗旌昆邪右衽是澤南洽而威北暢(本傳)宣帝甘露二年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奉國珍朝以客禮待之位在諸侯王上(本紀)光武審黃石存包桑閉玉門以謝西域之質卑辭厚幣以禮匈奴之使(後漢臧宮傳論)唐太宗北擒頡利西滅高昌東破高麗百濟威制夷狄古未有也(唐書南蠻傳)房玄齡奏上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臣之所不制者陛下皆制之矣爲中國患無如突厥而大小可汗相次束手弛辮握刀分典禁衛延陀鐵勒披致州縣

高昌吐渾偏師掃除惟高麗歷代逋命陛下自將六軍征荒
裔不旬日拔遼東虜數十萬傳本太宗至靈州為詩曰雪恥酬
百王除兇報千古通鑑

國朝典章太祖建隆二年上欲篤信保境勅沿邊諸州禁民
無得出塞侵盜由是夷狄畏慕不敢內侮纂太宗淳化四年
上曰君好張皇誇耀窮極威武則天下之民幾乎磨滅矣且
治國在乎修德四夷當置之度外　真宗景德元年上曰北
狄自古為患倘思慎患盡議殲夷則須日尋干戈歲有勞費
今得其畏威服義息戰安民甚慰朕懷　仁宗慶曆初元昊
始僭朝廷欲討之張方平言國家自景德與契丹盟天下忘
備若驟用之必有喪師辱將之憂當含垢匿瑕得歲月之須

以選將厲士堅城除器爲不可勝以待之議者皆不謂然兵既交天下騷動方平又獻平戎十策大略以爲宜及民力之全屯重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渭而興州巢穴之守必虛我師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救也（並同）高宗紹興二年上曰制虜在修文德若器械不可不備耳（聖政）九年上曰待夷狄當以誠秦檜等曰上每推誠待物動法祖宗　十九年上曰用兵蓋不得已豈樂攻戰中國之有夷狄猶陽之與陰使可殄滅秦皇漢武爲之矣本朝眞宗於契丹和百餘年民不知兵神宗雖講武實未嘗用朕自始至今惟以和好爲念蓋兼愛南北之民以柔道御之也又曰夷狄不可責以中國之禮朕觀三代以後惟漢文帝待匈奴

最爲得體修藩則受而弗較侵犯則禦而弗逐謹守吾中國之禮而不以貴夷狄最爲得體也　孝宗淳熙三年程叔達論修政等事因言夷狄盛衰不足爲中國慮中國治否所宜留意上曰中國既治自然懷服矣同上

先正進論 富弼上仁宗北虜有民人而不知教化有土地而不出貨財寒無温煖之衣飢無甘珍之食於是見中國之盛萬物之富貪惏之性復有趫武則不得不爲邊鄙侵掠之患其然爲患深淺係其強弱亦係中國衰盛焉或暫而入寇或連歲擾邊或散處中原或遂去漠北或費兵力而臣畜之或從權宜而亢禮之服叛相倚勝敗不常歷代帝王知其若此不欲困百姓而外事四夷故有曰比之蚊虻而已復有曰接

以禮遜羈縻不絕而已又有或質其子或盟於天或啗之金帛以厭其欲或結之姻好以暱其心　范純仁上哲宗夫夷狄相吞并者中國之利也若天誘堅世遂使此羌卒至離析凡力等而勢均者各據土地自爲一部則其於時庶幾有思附大國者矣昔呼韓裂爲五單于匈奴分南北庭自是漢之邊候無匹馬之蹤我之所利正願如此故臣所謂在朝廷今日惟安不安動用觀成敗之變者蓋謂此也夫中國者禮義之所由出也臣願靜占往鑒處以禮義參稽古昔無貽後患

**文獻通考**吳獬云秦漢開萬里之封而川廣悉爲郡縣隋唐闢海隅之化而閩浙盡爲衣冠蕃爾蠻荒變於中華當時既赫厥靈後世亦蒙其利此則開拓之得者也至於晉招五部

則變生劉石唐開四鎮則禍亟吐蕃漢將屯田於葱嶺重困
華人唐宗列郡於陰山終為異域此則開邊之失者也　又
云方虜為靖康之役彼謂天下無復國家有也而民心依依
戴其舊君我是以有南京之立方逆虜為維揚之役彼謂深
入窮侵之計不淺也而風潮效靈一隔千里我是以有海道
之安方逆虜為江上之役彼謂投鞭於江可以利[illegible]也而千
艘一炬虜酋授首我是以有江海之捷則天之維[illegible]全安我
國家首屢危而屢不危其眷顧何如也　楊誠齋云欲謀人
而不能暴欲備人而不能動政事紀綱守其常兵甲士馬因
其舊不至於大治亦不至於大亂敵不至則憂其至敵至則
徐應其至夫徐應其至者非有過人之素也盡於一決以幸

一勝耳故其勝者幸也非計也謝玄之所以破符堅也吁是可以勝也而不可以必勝也可以幸也而不可以數幸也

待夷狄二　　備禦　　以儆戒無虞立說

**策頭**銷兵不足以銷兵惟治兵乃所以銷兵偃武不足以偃武惟講武乃所以偃武蓋人之常情多難則戒戒則憂憂則治無難則驕驕則怠怠則亂是以秦滅六國而秦自滅晉平吳亂而晉日亂隋取陳亡而隋自亡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此鄢陵之勝范文子所以憂晉之必禍者此也

**策段**如文帝之備匈奴如霸上如棘門如細柳如雲中處之嚴而非劉禮則徐厲非亞夫則魏尚其威猷自足以懾虜酋之膽如孫權之保江東如襄陽如盧江如荊州如潯陽處之

還面非魯肅則周瑜非徐盛則呂蒙其聲聞自足以褫敵人之氣

昔尹公洙之論兵也以為策之長在於戰與守策之失在於禦與救救亦戰也禦亦守也而曰策之失在於禦與救何也戰則暇救則不暇守則豫禦則不豫也敵至而後命將兵交而後濟師則吾之勝勢已與敵共之矣

揚之安也變而擾虜之順也變而逆運之聚也變而潰既寇我蜀復擾我荊既蹂踐我江陵復震蕩我江滸平城之篤方強甘泉之烽未熄幾年委積影滅烟飛百萬生靈殞橫骨骸栖雲表草將聞戰馬之嘶鷹壓稽城夜無刁斗之警足食誦兵命將遣師不可緩矣

九重之上能如越王之食不二味而後能守士大夫之間能如越臣所謂復讐誅敵非君獨憂而後能守四封之內能如越人所謂報若儲敵不盡力而後能守夫區區之越上下一心猶能即會稽之恥而一雪之況不爲越道乎

**事點** 禹五百里綏服二百里奮武衛 書 文王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 詩 文帝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勞百姓 漢書本紀 昭帝時漢邊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爲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 匈奴傳 唐陸贄云備邊禦戎國家之重事理兵足食備禦之大經 詔 裴垍云侵侮則驅而遠之逃遁則守而備之此帝王禦戎之要經靖邊之大略 贈良

策本朝太祖建隆三年上曰安邊御衆須是得人若分邊寄者能稟朕意則必優恤其家屬厚其爵祿及緣州課利使之回圖特免稅筭聽其召募驍勇以爲爪牙苟財用豐盈必能集事[illegible]太宗端拱二年詔群臣各陳備邊禦戎之策田錫奏曰今之禦戎無先於選將帥　真宗咸平三年上問王濟以邊事濟備邊策十五條以獻上又以手詔訪錢若水備禦邊寇剪滅番戎之策若水上言備邊之要有五　景德元年契丹多縱游騎剽略深入稍少不利即引去徜徉無鬬志寇準曰是狃我也願朝廷練師命將簡驍銳分據要害地以備之仁宗康定元年帝遣使問丁度所以禦戎之策度奏芻蕘亭障遠斥候控扼要害爲制禦之全策因條上其策名曰備

邊要覽上　慶曆二年賈昌朝論方今備邊之尤切者凡六事曰馭將帥復正兵訓營卒制戎狄綏蕃部明探候謀爲崇紹興二年臣僚言沿江州郡累經殘破防托之具理宜葺治恐郡縣措置過當則横斂於民畏避苟且則姑爲退保計乞明飭州縣民不可擾軍不可廢辦而不擾者賞擾而不辦者罰雙孝宗隆興二年王之望奏把截關隘上曰如要逐處控扼使虜人不得過兵家無此理湯思退奏自虜人入寇以來常用銳軍爲先鋒多至數十萬衆而我兵常患乎少今又自分其兵則力益弱矣聖鑒如此洞見機要上卿

待夷狄三　　收復　　以有志成事立說

策頭 有恢復之機有恢復之志蓋激昂奮迅之氣常生於抑

鬱不平之後而沉深周急之謀每起於頓挫陵辱之餘句踐惟不安於吳人之侵削是以能一鼓而俘戮之漢武惟不安於夷狄之侵侮是以能一掃而蕩滅之唐太宗惟不安於突厥之要索是以能一舉而臣妾之此已事之明驗也

**策段** 自晉祖逖覩之中流擊楫誓清中原則將有慷慨之心冶鑄召募人思自奮則兵有激昂之氣雍丘之鎮邊境休息則民無不安積穀之計將圖進取則則未嘗不使晉人能以仇恥未雪為志以版圖未復為憂乘此機會大作規模顧何功之不成惜乎當時君臣鎮靜之謀多而興起之念少文雅之習勝而經綸之計疎以五胡之代什代興中原雲擾四郊多壘此乾坤何等時邪

王業不偏安漢賊不兩立此有志當世者之盛心也而今之進言者皆曰契丹盜有燕薊祖宗不能復拓跋盜有銀夏祖宗不能復襄之鞑韃腥我中華虐我遺黎又非契丹拓跋比也葢我髙宗嘗圖恢復矣書車攻詩以示宰臣書光武紀以示詞臣所宜愛日之說大作規模之說其立志何如也我孝宗又嘗圖恢復矣神宗未遠見之於詩八荒為家見之於賦寸尺地力爭之喻五十畝理索之喻其立志何如也志立而事不就雖我高宗孝宗不免為空言而况丙寅之覆轍可鑒也哉嗟夫燕薊之禍始於石晉計其所有北邊而止耳銀夏之禍始於有唐計其所有西邊而止耳是則復之可也不復亦可也是皆無庸言也鞑靼何人蹂踐上國高宗迫於勢而

不能復孝宗困於時而不可復為人子孫者其可不興霜露之慘乎

謹按於金虜之保而不思復青氈之舊置念於臥榻之外而不思防舟中之敵以二帝三王之所建置而為犬羊之淵藪以四關兩河之所屏扞而為腥羶之所染污夫是以冠蓋衣履之地被髮左衽之鄉矣雞犬相聞之境胡馬群牧之藪矣請兵十萬橫行匈奴願紓樊噲之憤者未見其人也獎率三軍北定中原願上孔明之蹤者未見其人也

**事類** 晉祖逖渡江中流擊楫而誓復河以南盡為晉土本傳

憲宗常覽天下圖見河湟舊封慨然思經略之未暇也至是群臣奏言今不勤一卒血一刃而河湟自歸乃議上順憲廟

號唐臣藝衡本朝神宗奮憤北虜倔強慨然有復幽燕之志即景福殿庫聚金帛為兵費續長高宗紹興五年上曰虜已退遁須當漸圖恢復若止循故轍減至輒為退避之計何以立國祖宗德澤在人天下二百年民心不忘當乘此時大作規模措置經理五年上曰恢復之圖所宜愛日講究須先求人才有人才則天下之事不患不舉係年錄孝宗隆興元年陳康伯奏陛下日思恢復臣等謂自今以往尤當信賞必罰以作成人才選將勵兵以激昂士氣均財務農以愛惜公私之力庶幾今日之和乃所以成他日之恢復惟在力行上曰士大夫諱言恢復不知其家自有田百畝內五十畝為人強占亦投牒索否六年上曰忠朕不恢復者正欲混一效唐太宗為府兵之制

待夷狄四　通使　以戎不當和立說

**策頭** 大將有進而無退則可以伸中國之威泛使有拒而無迎則可以沮夷狄之謀何則將者我之所倚以御敵者也使者彼之所資以覘我者也使吾之將逗遛而不進彼之使虛喝而復來則天下之勢不止如今日所憂而已

**策段** 自古覘國多遣聘使苻秦圖燕先遣郭辯元魏圖涼先遣李順若此者明行窺伺公肆嗤黠豈非以無人視國乎夫通和亦用兵絕和亦用兵何必貪甘言之餌為夷狄之笑哉誠使勿持兩可堅守一意來則勒之勿致縱敵去則謹備勿致怠敵犬戎無厭惟力是視苟大治之則終身創矣

夫兩強可和兩弱可和一強一弱必無可和之理兩強之和紹興是已兩弱之和嘉定是已一強一弱之和宣靖是已今之強甚非紹興今之弱甚非嘉定其可復蹈宣靖之轍乎今之盟約曰南北通好聘問以時毋得增置大兵是以吾指錢之卒驕於豢養持空語以惰吾之戰士也毋得經營迹緒是以吾要害之地缺於捍蔽發虛辭而禁我之守備也既得幣賂遺之資又時有要索之請是彼常以講和勝我我反以畏戰屈彼衝冠之髮按劍之視人心蓄此忿也久矣論者毋曰國朝列聖以仁存心禦戎之策終歸於和渡江而後一和於紹興再和於辛巳則和亦未為失策也嗚呼亦孰知我國家之所以為和者乎景德紹興以戰而和慶曆以守而和使

今日而有射殺撻凜之威則可以爲景德之和有西北二邊之備則可以爲慶曆之和有張浚劉岳之將則可以爲紹興之和三者咸無一戰不勝甘心於和不以爲非虜反得以窺我矣

事類 漢文帝時單于遺漢書故使郎中係雩淺奉書請皇帝云云 通鑑 漢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 武帝時單于數使使好辭甘言求和親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留以相當且欲使單于臣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上 通鑑

本朝太祖開寶八年契丹遣使獻名馬太祖厚賜之使者曰皇帝神武所未嘗見也 [illegible] 真宗景德六年虜犯澶淵射殺其

順國王撻凜虜遣使請和曾利用再使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熙寧仁宗慶曆二年契丹遣泛使蕭英劉六符來富弼往報增幣二十萬而契丹平同上高宗紹興八年虜使到常州上曰縱使和議已成亦不可弛兵備疏紹興十年陳淵言急於遣使而不及其他則知虜不能無求然我有不可許者蓋和戰兩途彼之意常欲戰不得已而後知我之意常欲和不得已而後戰或者必欲多與之弊以幸無久而不變則無是理臣願陛下訓所遣之使俾無輕許以誤大計以和為戰守之權以戰為守和之備此至計也

待夷狄　戰守和　以當有定策立說

策頭　夷狄之強弱固無一定之時國家之綏御當有一定之

策自漢迄唐所以待夷狄者不過和戰之兩端搢紳之儒則守和擐介冑之士則言征伐珮劒相持矛盾不一而不能於和戰之外講求一定之策以為自強之計固可陋已

**策段** 古之善守者固有堅壁閉壘更歷歲時甘受巾幗之辱而不出者未有守未暮而誘於小利而求戰者矣古之善戰者固有屢戰屢衄不沮不抑而卒以一勝而收功未有因於一衄而亟已求和者矣以草茅愚臆以為今日有意於戰則當如唐憲之任裴度不能戰而有意於守則當如魏相之於趙充國蕞爾淮蔡敢拒唐命環諸道而攻之不勝者累歲滿朝讙然皆以罷兵為請矣惟憲宗不惑裴度請行一戰而蔡功成十二便宜利害明甚議下公卿詰難數四惟充國不變

前設衙魏相力任其計故屯田計行而西羌自服何者一定之謀立而堅凝見定也

昔韓范二公論西事於仁祖曰惟當以和好爲權宜以戰守爲實務而張戒進言於高宗亦曰今當以和爲表以備爲裏以戰爲不得已至哉言乎此愚生所謂一定之策也鑒往事之是非撫遺編而浩歎切謂自有書契以來未聞強梗桀橫如今日之韃虜者也如將與之和歟狼子野心難以保信海上之盟不可鑒乎如將出於戰歟則彈力竭疲民以逞洛師之衂可不懲乎

毋已則有一焉遠交近攻之遺智爲可祖耳盖今日有草地之韃有近邊之韃草地之韃眞蒙古之醜類也近邊之韃乃

田田女真之議俘也愚嘗聞之邊謀之言以為眞韃限制此曹不使越唐鄧蔡息而北獨許之南向而責其子女玉帛之獻爾夫韃既滅其國而俘其人驅之使戰安知不欲坐收卞莊子刺虎之功乎守戰之說以禦近韃而不至輕挑遠韃之怒用和之說以交遠韃而必思力制近韃之患如紹興初年藕塘一捷殲偽齊數萬之師金虜始懼而和議成矣當夷狄方強之時此亦隨宜應變之方者也若夫一定之策則如之何曰以宣王之內修政事為攘夷之規摹以句踐之分治內外為沼吳之根本不以至懼去彝之念易吾強於為善之謀則敵國外患乃興王啓聖之機也

事料 漢武帝時王韓匈奴議王恢曰擊之便安國曰勿擊便

乃和親明年王恢曰單于可擒百全必取上曰善乃從恢議伏兵馬邑谷旁本傳唐太宗時突厥遣使請和群臣咸請許之封倫曰彼謂我不能戰乘其怠擊之必戰戰而後和威德兩全矣倫本傳德宗語大臣以和戎息師之便馬燧曰可百年無虜患柳渾曰戎狄人面獸心易以兵制難以信結柳渾傳本朝眞宗咸平二年虜謀寇邊上以問曹彬彬對曰臣料上鄙終復成和好上曰此事朕當屈節爲天下蒼生然須執紀綱存大體即久遠之利也　高宗建炎元年李綱上十議一曰議國是謂今日之事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莫若一切罷和議專務自守之策　紹興三年常同言先振國威則和戰常在我若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　四年魏矼言當罷

講和一字以攻守代之並小曆　八年上有備無患縱和議已成不可弛兵備劉大中曰和與戰守自不相妨若專事和好而忘戰守則墮虜計中爾　上諭輔臣曰近殿中侍御史張戒有疏論備邊當以和為表以備為裏以戰為不得已此極致之論也　九年上謂大臣曰乘此閒暇廣武備以戒不虞足以待強敵矣和議豈足深恃乎　十年進呈戰守之計上曰戰守本是一事可進則戰可退則守非謂戰則為強守則為弱但當臨機應變而已並聖政

張戒上高宗請外示通和之名內則不忘決戰之意而實則嚴兵據險以守自古能守能戰而能和者有矣未有不能守不能戰而能和者也使真宗無撻凜之一捷仁宗非慶曆之盛

雖百曹利用百富弼其能和哉

朱熹上孝宗曰臣切觀今日之論國計者大槩有三曰戰曰守曰和而已然天下之事利必有害得必有失是以三者之中又各有兩端焉蓋戰誠進取之勢而亦有輕舉之失守固自治之術而亦有持久之難至於和之策斯下矣而主其計者亦以爲屈己愛民蓄力觀釁疑敵緩師未爲失計多事以來此三說六端者是非相攻可否相奪於冥冥之中談者各飾其私而聽者不勝其眩雖以陛下之明未能斷然無惑志於其間

陳同父云猶之訟焉已則欲止而其入制其權則雖卑辭厚禮以求媾而彼未必許縱許而弗堅也故凡不能以戰守而

爲和者是終不克以成和也漢文帝有灌嬰張武欒布董赤之師以出征有雲中飛狐棘門細柳之屯以固圉而後能成俱棄細過之約唐太宗有行軍總管以禦涇陽之掖有渭橋軍陣以耀威武之盛而後能破驕虜之以膺就白馬之盟此所謂以戰守而爲和若夫六國之從既散乃爭割其地以餧虎狼之欲項羽之勢既蹙始肯折鴻世之氣請爲鴻溝之約以是爲和則不足以爲和矣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七十六

武事門

納降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不虞之變難測〇天下之患顯於已然者猶可圖伏於未然者深可慮古今天下虞之變其開也有門其來也有塗善防患者杜其門而塞其塗則可以久安而無事嗟夫匈奴之驁桀者抑矣而嘆息富貴已萌於鴻鵠言志之人將帥之庸懦者誅矣而移檄舉兵已發於牛角横書之予盜賊之梗化者勦矣而兆釁胎禍又見於虎步之英雄世之所謂豪傑者藏奸於不露之中伏機於未形之表彼其歸我以偷生

豈眞去僞而從順哉

去就係乎興亡（嘗讀孫子一書至十三篇之末其論上智爲間有曰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望在殷夏殷之王固天命之所由歸也何伊摯呂牙之能爲興亡者哉蓋用間之法不以豪傑之未至爲可憂而以豪傑之去國爲可慮不以英雄之未附爲兵家之忌而以英雄之去已爲腹心之患故夏雖未亡摯去則亡周雖未興望至則興國之興亡其關於豪傑英雄之去留也尚矣

**稽古偉議** 國以得士爲强（吳得伍員而克强楚秦得由余而伯中國高祖用陳平因以制項羽光武降銅馬因以復漢業昭烈用馬超因以定蜀地魏武有許攸因以破袁紹

降附中有奇士〇伏劒歸漢一士卒也壇場既築大將出焉舉地附唐一降將也釋囚臥見忠臣嗇馬陳平楚戍也而得其出奇之計李祐蔡將也而立其戰勝之功

**法祖嘉猷**祖宗善用降附〇楊業河東之降將也而委之兵馬此唐用李祐法也灤河渤海之藩帥也而飲之巨觥此漢用金日磾法也祖宗非固破規削矩樂與庇弛泛駕之徒從事也亦以英雄豪悍之士其才足以有為其謀足以有濟用之則為國之舟航不用之則為敵之鷹犬納之則為吾之城池不納之則為彼之間諜聖明大度豪傑歸心豈容以其降附之流而少之

逆為納降之慮〇孝宗嘗與大臣語及歸正以為非特子孫

之憂今日之事又在眉睫間矣至哉斯言非逆詐也亦以駕馭英豪固自有法也不然河南屯塢拊之以士稚則感恩領之以祖約則叛去姚襄來附待之以謝尚則相懽臨之以商浩則反噬非駕馭得失之驗歟

**時文警段**結給降附之術○懷之以恩禮使之有懽然效死之心則築壇而拜激之以信義使之無猜嫌疑間之迹則臥內以訪待之以過望以盈其欲則有供帳以隨之示之以威嚴以懾其氣則不揮洗以待之夫人之有英雄豪傑之材者未嘗不欲貿以自用而非樂於俯爲人用也勢有所不得已情有所難安則始欲操其自用之心而思就夫人之我用故接之以恩禮者所以消其自用之氣而示之以誠信者所以

貴其爲用之效故舉地歸唐者可使之立功報主於異時羈虜臣漢者可使之忠孝傳家於繼世否則未築壇之前安保其不逃去已當上流之寄不能不懷形勢難居位號宜抑之憂者矣

納與卻不可輕〇將有叛亡內獨如蕭梁之侯景挈疆土以來歸者將納之乎將拒之乎其拒其納利害係焉納之而不能制適以啓金甌傷缺之悔又有恣睢寇亂如石氏之冉閔遣使臨江請軍共討者將應之乎將卻之乎其應其卻倚伏存焉卻之而不能受罔不能洗銅駝荆棘之悲

豪傑去留難測）舍虞之秦者烏知其非百里奚背楚歸漢者烏知其非韓淮陰況夫楊朱之岐可以南可以北孟軻之

水決之東決之西前齊後魏無徑不通左趙右燕無關可隔

**續纂聯珠**

魏刖其足齊有良謀　養鷹既飽呂布終去

楚失其心漢得大將　放虎自衛嚴顏實憂

狐死丘首豈不懷歸　坑降二十萬而關中之民無固志

鷃變好音終非本性　徙降三千餘而二秦之傑有疑心

脫略邊幅待以赤心　或娶妻於異境或婚姻於絕域

撤棄藩籬結以誠信　或兄燕而弟秦或男晉而女趙

寵之以重賞以保其求　圈檻不嚴則虎豹山林矣

貫之以寬法以責其效　絛籠不謹則鷹隼雲霄矣

兹雄不出而無籍亡命反為吾境內之妖祥

烏合無歸而不逞嘯聚反爲我山林之怪異

當今獻策

不以降士遺材○擊劍扛鼎何往非材狗盜鷄鳴要皆有用無以揖遜廢騎射無以繩尺遺跅弛無以樸樕先奇傑智謀術略能運籌決勝者取之武勇材猛能被堅執銳者取之諳熟邊方能驅駕士豪者取之慣習者水戰能運掉舟師者取之收捍殘破郡邑復歸吾版圖者取之招誘叛亡雄傑欲效吾臣子者取之驅盜賊亡命之人不妨錄用雖夷狄境異之徒抑且收拾初何資格之拘初何流品之別

納降當爲之計○其爲我者歸無逐鹿而有爭肉之誅也其爲我用者無兔死而有狗烹之虞也是必有以服其心而制其力薄其賞而徐其望使之墮吾計中而不自覺也

今日降附難保○虧我將帥詒我師旅覘我形勢熟我虛實
含怒鼓怨背義反忠前日之歸附者轉而為今日之陸梁矣
叛時之來順者反而為此時之飛揚矣
**主意收結**異國人不可信○雖然趙信胡人耳其歸於漢身
雖漢而心未嘗不胡關羽蜀人耳其歸於魏身雖魏而心未
嘗不蜀慕容翰之不忘於燕劉淵之不甘於晉依巢於我雖
若誠惆首丘之念未始不存異國之人其可信而用之乎上
之人當曲為之慮
以處置服其心○嘗觀唐元和中裴度上疏有曰今淮西盪
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洪輿疾討賊豈朝廷能制其
命哉亦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然則處置之間必動中事

宜而後可上之人盡亦加之意云

故事源流

**經濟格言** 御得其道則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狙詐咸作敵 揚子 阻於物者物亦阻之歎於人者人亦歎之 太議

**歷代事實** 晉羊祜收晉陵以地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為晉有自是前後降者不絕乃增修德信以懷柔初附　祖逖至豫州大興攻討北地悉平降附者日以千計由是黄河以南盡為晉土　殷浩次山桑降人姚襄反浩大敗績 並本傳　唐阿史那伏念請縛溫傅官效裴行儉曰受降如受敵乃勑嚴備遣單使往勞 本傳

**皇朝典章** 仁宗慶曆元年樞密院諸蕃部歸附者從家內地

給閒田以處之。羅長治平四年种諤招西人朱令陵最爲横山得力酋長已給田十頃宅一區乞除一班行使誘示諸羌誘降横山之衆上綱高宗建炎二年上曰朕欲發諸路歸朝官盡赴行在存撫之庶可召和氣蹟紹興三十二年上曰中原士民不忘祖宗涵養之德相繼歸正朕恐士大夫分爾此彼此寖失招來之意卿等可審處如有官能辦事者與差遣士人從便應舉其餘隨宜收恤則非惟已來者得安未來者聞之必欣慕而至上綱

**先正論獲**癸齊奏南濱蠻部去殘酷而歸有德且以求生宜納之荆湖間以閒田使自營令縱遣之必不復還其部苟散入山谷當爲後患上言行 西夏首領各稱偽將相來降補奉職

覊置荆州宿弼上言二人之來其家已族矣當厚賞以徵來者止

**文集菁華** 老泉云夫養騏驥者豈其芻粒潔其覊絏居之新閑谷之清泉而後責之千里彼騏驥者其志常在於千里也夫豈以一飽而廢其志哉至於養鷹則不然獲一雉而飼以一雀獲一兎而食以一鼠彼知不盡力於擊搏則其勢無所得食故然後爲我用才大者騏驥也不先賞之是養騏驥者飢之而責其千里不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賞之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擊搏亦不可得也是故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大者不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小者兼而用之可也

納降二

以防患未然立說

**策頭** 事有爲功於一時而貽禍於百世者處夷狄降者於塞內是也昔光武徙匈奴居之西河上黨趙充國馬援徙先零煎當居之金城三輔司馬懿劉琨徙鮮卑居之棘城代郡魏武帝徙氐居之秦州洛陽皆矜一時戎捷使之爲編戶與齊民雜處不知華夷之不可不辨養成癰疽至晉而潰五胡迭起塗炭中原者三百餘年積骸如山流血成海生民之類殄滅幾無餘種嗚呼其禍慘矣

**策段** 明王謹德四夷咸賓待之荒服坐諸國門尊中國明大分也自漢唐以來以夷虜降附爲盛事始有處降羌處突厥之議漢之處降羌也辛武賢段紀明則欲誅擊張奐趙充國則欲鎮撫唐之處突厥也溫彥博竇靜則欲內置魏徵顏師

古李百藥則欲外屏是皆集議以求其當者然律之國門外之制則中國正當自養其尊不必引納異類以産異時肘腋之變也

本朝西事之興揔戎出征者有如韓范觀其膽寒之謠疑有制虜之奇策然不過招納族長俾爲我用而已異時种世衡之守青澗也赤心置人拊納蕃部亦惟于其種落之豪健者羈縻之是何獨汲汲於蕃戎之内附耶盖微盧彭僕比于與周北貉燕人馳騎佐漢蕃戎慕義從古而然誠使于其種落之中誘其豪傑者爲之用而又撫之以恩結之以信董之以威懾之以權逆防其變詐以爲之羈縻則狙詐作使永無竊發之患矣

今日草地之雌雄誠決則我疆之應接方渐委命來歸嚮心內附是當納之以翔清渭乎抑將御之以閉玉門乎納之則奸心叵測將階侯景之禍梁御之則機會坐失徒貽姚襄之附晉是當何如而處之耶必有深長之思處置斟酌使無噬臍失衆之悔可也

或者乃曰流民固當納也然漢魏之交夷多內屬反以激異時劉石紛擾之釁覆轍不當懲乎適將固當招也然蕭梁之世河南內附適以啓金甌傷缺之悔往事不當鑒乎雖然此一説也而又有一説焉曰彼流民者生長邊淮勇悍善鬬曩歲六合山寨之保聚光黃丁壯之團結不知其幾恨無所歸至有誘之以為鞬用者矣於其歸也如之何而疑之彼適將

者又處邊方諳吾虛實況又投拜等户之衆皆係河首領之人強梁類皆豪傑有謀者萬一資之以與我角為憂又大於其來也如之何而棄之然則受之既如彼而拒之又如此是獨無說以處之乎誠有以處之則何後患之有

[illegible]二漢御戎之方失其本矣先零侵邊趙充國遷之內地當煎作寇馬文淵徙之三輔貪其暫安之勢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忘經世之遠略後[illegible]西羌　唐頡利之亡其下來降者尚十餘萬咸言請悉籍降俘使習耕織遣還河北彼爲獸野心非我族類弱則伏強則叛其天性也陛下奈何以河南居之且降者十萬若今數年孳息略倍而近在畿甸心腹疾也[illegible]

納降三

以善能駕御立說

**策頭** 得豪傑之力易服豪傑之心難夫所謂豪傑者必非庸庸碌碌甘心於俯首係頸之人也喑嗚叱咤拔劍疾視亦足以為人豪國家苟得若人而倚仗之則可為邊陲之金湯而破夷狄之膽矣然必有以服其心而後足以役其材有以制其死命而後足以得其死力拔一城與之一賞獲一邑與之一資此老蘇所謂待常將法耳非所以處天下英雄豪傑之流也

**策腹** 商郊之役庸蜀羌髳咸不效力矣召陵之役江人黃人亦俱來矣武王成公何以得此良以弔民伐罪之仁伐楚尊王之義可以服其心虎賁熊羆之士兵車內政之軍可以制

其力又曷嘗以其國之人而置諸封畛之外哉

漢高帝方忿黥布以窮來歸故洗足不起以挫其銳布欲自殺後見帳御從官如漢王則又大喜過望故布服而漢興梁武帝方侯景來歸遽裂地而王之其後景凡所須輒痛挫抑之故景叛而梁亡吁世之奕棊者嘗曰棊之高下不甚相遠但高者識先後着耳如漢高帝則可謂識先後着也如梁武帝則以後着為先着矣

【經緯】漢高祖遣隨何說黥布布杖劍歸漢（缺本）陳平起於亡命而為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策（缺本）韓信曰臣背楚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綬解衣衣我推食食我（缺本）光武擊銅馬悉破降之封其渠帥為

列侯降者猶不自安光武敕令歸營勒兵廻自乘輕騎按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後本紀
張睢陽前後說降賊將甚多皆得其死力唐書本傳
其緻饗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